

VOLTRAZINE

ISSUE
05
2017

從一個沒有邊界的國度開始
愛沙尼亞的教育像馬拉松？

以人為本的城市願景
愛沙尼亞的前世今生

「我們賺錢不多，但生活很不錯」
愛沙尼亞社會創新探索之旅

MESSAGE

開啟愛沙尼亞的窗

一個人口只有百幾萬的東歐小國，走在時代的最尖端，由政府到民間，運用科技出神入化，香港有沒有可以借鏡的地方？承蒙公民教育委員會資助，義遊今次帶領一班參加者深入「義」地，透過與當地人做義工、學習傳統藝術創作，參觀當地的科創公司、政府部門和專上學院，深入了解愛沙尼亞文化，多角度探討這個科技之城是如何煉成的。

而一趟旅程，可不是到過一個地方之後就完結的。今次我們除了請來了專業的傳媒人為參加者提供全面的訓練，分享如何以文字、相片、影像為切入，記錄屬於大家的探索旅程之外，更一同一起構思、主持、攝製整個旅程，並一同參與這期《VolTrazine》的製作，為這本刊物添上了精彩的遊歷故事。而在愛沙尼亞這個專題故事裡面，除了一班參加者的分享之外，我們也請來到過愛沙尼亞的朋友一同分享，從傳媒理論到實踐，讓一班參加者一一深入體驗之餘，我們也希望藉此可以打開愛沙尼亞的窗戶，讓更多人認識這個國家與當中的機遇。

VOLTRAZINE

Editor: Carly Chan
Reporters: Kary Wong, Juliet, Kathy, Gladies, Candy, Marcus, Ivan
Designer: Jan Fung
Contributors: Daneil Cheung, Rasy Siu

CONTACT

VolTra 義遊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17 號
富德工業大廈 15 樓 A 室
網頁：www.voltra.org
電郵：info@voltra.org
Facebook: voltrahk
YouTube: voltrahk
Instagram: voltra_hk

鳴謝：民政事務局及公民教育委員會資助



民政事務局
Home Affairs Bureau



公民教育委員會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ivic Education

CONTENTS

02



02 | **OPENING**
我們賺錢不多，但生活很不錯

07 | **INNOVATION**
從一個沒有邊界的角度開始

08 | **EDUCATION**
愛沙尼亞的教育人生馬拉松

09 | **EDUCATION**
空間和機會

10 | **LIFESTYLE**
感受愛沙尼亞的綠色自然生活

11 | **LIFESTYLE**
愛沙尼亞傳統芬蘭煙薰式桑拿浴記

10



Photo by Jordi Escuer on Flickr

11



12 | **CULTURE**
以人為本的城市願景

13 | **CULTURE**
電影場景裡的美麗與哀愁

14 | **DEVELOPMENT**
認識愛沙尼亞的前世今生

19 | **LAST BUT NOT LEAST**
義遊作為一種跨文化教育

20 | **ENDING**
Behind the Scene

我們賺錢不多， 但生活很不錯

「甚麼？你去哪裡？愛沙尼亞在哪？」當我跟朋友說去這個地方，他們十之八九都對這個地方零認知，有不少以為這個「尼亞」是個非洲國家。11月初，大雪紛飛，我跟十幾個義工來到愛沙尼亞南部一個農莊，邊義遊邊探索，希望透過在鄉郊森林做義工，兼前往不同單位、機構、公司的考察，深入認識愛沙尼亞的社會及文化。

文：Kary Wong @ 義遊





愛沙尼亞是毗鄰芬蘭和俄羅斯的東北歐小國，在 1991 年才脫離蘇聯獨立。這裡只有 130 萬人口，但國土面積卻有 40 個香港般大，他們的「土地問題」是地多人少，如何管理一片逐漸荒涼的鄉郊，成為執政者的一道難題。

以科技扭轉命運 Skype發源地

有挑戰就有機遇，當一切百廢待興，為了刺激經濟，當時剛獨立沒多久的愛沙尼亞政府選擇以科技創新「救國」。短短十多年就孕育了科技巨企如 Skype，更成為首個將上網列為人權兼小學生必修電腦程式的國家；此外，有了一張電子身份證，由交稅、申請學校、取藥、投票、開公司等等公共服務，都可以不出家門，在十數分鐘內於網上完成。愛沙尼亞更加在 2014 年推出電子居民計劃這個狂想，任何人都可以上網登記成為愛沙尼亞電子居民，十分鐘便可以開一間通行歐盟的公司，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便率先登記成為其電子居民。

我們的房子不上鎖 自己房屋自己建

要真正了解一個地方的發展狀況及文化底蘊，最好從其「鄉下地方」入手。我們來到南部縣鎮 Vorumaa。這片接壤拉脫維亞和俄羅斯的鄉郊盡是森林、湖泊、平原和小屋。這裡面積都有兩個香港大，但只住了三萬多人。接待我們是 58 歲的 Aigar，他活像電影《劫後餘生》男主角，一臉鬍鬚，瀟灑灑灑，回到他的農莊 Kidii Farm。

「木，全部都是木」

一入屋，家具、牆身、地板，全是木製的。愛沙尼亞一半面積是森林，林木業是重要的出口產業。

「這兩間屋是我建的，這裡的男人都要學會自己建房子。」Aigar 自豪說。這裡，自己動手做才是王道。

「為何你不鎖上你的房子？」我留意到，不單是房子沒有鎖上，他連車都沒鎖，一下車，把門一拉上，就走了。

「為什麼要鎖？鎖是動物用的！」他回應。



從小被教育放眼世界

因為經常接觸國際義工，Aigar 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現在的孩子小學就要修英語和俄語，可我小時候還是蘇聯時代，只學俄語，英語是後來學的。」雖然依然有一股濃厚的口音，但他說得非常流暢。後來，我發現這裡跟其他東歐國家很不一樣，就是成年人普遍都說很好的英語，更像北歐芬蘭丹麥一樣。「沒辦法，我們這麼小的國家，不學好英語，要跟外界溝通，難道要別人學我們的語言嗎？」Aigar 的女兒對我說。從小就被教育，他們要接通世界，不可以只關心自己地方的事情，首先就要學好外語。我想這就是香港教育缺乏的視野。

分數是人生最不重要的

Aigar 人脈甚廣，一個電話，就將我們帶到一間紅磚小學參觀，由校長接待我們。學校有 12 年級接近 200 個學生。校長帶我們參觀整個校園，每入一間房，就讓我驚嘆一番。這裡的設備比得上一間實而不華的迷你大學。除了必備的運動場、圖書館、美術室、音樂室、烹飪房等等之外，還有陶瓷房、健身房、跳舞房（家長都可以用）、桑拿房等等，最讓我大開眼界的是設備工具數之不盡的木工室。

Aigar Piho





文化交流是義遊的重要環節，是晚 Aigar 一家和朋友教我們大跳民族舞。



「這裡那麼多工具和利器，不怕小朋友危險嗎？」有人問。

「有什麼危險？人生本來就充滿危險的。」校長霸氣回應。他是來自首都的，當年「知青下鄉」，因為不想服兵役，於是被派到這裡鄉郊教書，一教三十年。

「為何不回首都？因為我一來就中了魔咒，遇上我的太太，她也是這裡的老師。從此就沒有回去的理由，反而我們的孩子現在都在城市。」他開懷大笑說。

「這裡有沒有考試的？」香港人非常關心的話題。

「我們沒有考試的，除了畢業的時候。我並不關心分數，分數是人生最不重要的事情。」校長一口回應，我聽罷頓深感萬般滋味。

這麼小的鄉郊地方，人均收入只有約 7000 港元，小學卻有如此一流的設備，小朋友的發展可以如此多元，實在讓我大為羨慕，我好奇究竟他們投入幾多資源在教育上，資金又從何而來。



「分數並不重要。」「知青」校長 Toomas Raju 說。



六成支出投放教育 這裡的學生最幸福

有一日我們去拜訪縣長。作為第一批到訪這個地區的香港人，縣長盛情招呼我們。「你們最高的山大帽山有 957 米高，我們最高的山只有 318 米。」發展主任開始從兩地比較介紹這個地方。「我們投放最多資源的是教育。接近六成的收入都用在教育開支上。」在這裡上學是免費的，還包一頓午飯。讀完小學可以選擇去上職業學校或者讀三年中學，中途想轉學都不成問題。課外還有興趣學校，只要每月十幾歐，就可以學習樂器、藝術或運動。為了培養孩子的全人發展，政府是不計付出的。

「你們的學校選擇那麼多，不怕學生三分鐘熱度，讀完一樣又一樣，浪費時間和資源嗎？」有人向縣長提問。

「我們寧願孩子花時間尋找自己喜愛的事，都好過他們之後花一生做一件自己不喜歡的事。」縣長回答。「我們賺的錢不多，但我們生活很不錯。」他自豪續說。

在座的香港人大概被縣長這套人生哲學震懾了。我開始思考，我一直過着的是怎樣的生活？內心充滿了許多疑惑，對照香港，為何這個地方的人民與政府可以存在高度互信？為何他們沒有考試？為何他們賺的錢明明比我們少，但生活質素會如此高？為何他們一起赤身焗桑拿會是恆常的家庭樂，來到香港就變成男人專享的特別服務？在愛沙尼亞的每一刻，幾乎都上演着一幕幕的文化衝擊，教我思考到底什麼是生活的本質。✎

從一個 沒有邊界的國度開始

如果要選一個顏色去代表 2016 年，黑色應該是呼之欲出的答案。皆因黑天鵝效應（Black Swan Events）籠罩著整個 2016，由香港年頭的旺角騷亂、年中英國的「脫歐公投」（Brexit vote），直至最近特朗普爆冷成為美國總統。種種很少人預見它發生，但卻又真的發生了的事件使分離主義運動再次興起。遠在歐洲有倫敦、蘇格蘭爭相在英國脫歐後脫英，美國加州也喊道要獨立脫離聯邦政府。

文：Juliet @ 求同傳義 · 愛沙尼亞社會創新 2.0 之旅

這次有幸踏足愛沙尼亞，得知其歷史背景其實與香港的相差無幾。在 1991 年獨立以前，多次由北歐列強統治，其中包括丹麥、瑞典、波蘭，最後被前蘇聯併吞。我以為，愛沙尼亞人在不斷被蹂躪壓迫下，本土意識也會因其歷史背景而在當地大行其道。

但這趟旅程讓我驚訝不已的是，愛沙尼亞人民沒有因過去的不幸而對其他國家有任何仇恨，整個國家的眼光沒有停留在自己的國土邊界上。從本土的 start-up 說起，我這次訪問過 Jobbatical — 一個專為 IT 人才於全球各地提供就業機會的海外招聘平台。地點不應該是個重點 — 這是整家公司的核心信念，其運作建基於用一個更廣闊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深信放著行李的地方就是家。與香港富豪李嘉誠引述詩人蘇軾及白居易的詞句「此心安處是吾家」有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當地政府的政策方針及態度亦沒有被自己國家的地理位置所限制，例子就有較出名的電子公民計劃，只花短短 10 分鐘就可以「移民」歐洲，連德國總理默克爾都是愛沙尼亞的電子公民成員之一。還有不得不提的是每位市民手上的一張萬能身份證，只要插入讀卡器，就可以使用上千項電子服務，由納稅申報、跨區取藥、辦理證件，甚至總統的投票都可以線上完成。在旅程中我更有幸訪問電子公民計劃的項目經理 Indrek Onnik，他亦大膽指出，愛沙尼亞人民即使因移民而分散至世界各地，仍然可以風雨無阻地在線上享用所有公民服務，如同住在愛沙尼亞一樣，沒有離開過。

在如今反全球化主義浪潮興起之時，難得遇上愛沙尼亞這片與別不同的土地。總結這個行程，如果一個人的國際觀可以決定他的世界有多大，那愛沙尼亞的國土必然不存在任何邊界。除了一句「Catalonia is not Spain」，我在愛沙尼亞還學會了「Home is where the luggage is」。✈



愛沙尼亞的教育 — 人生的馬拉松

去年夏天，我在日本的工作營中認識了一名來自愛沙尼亞的友人。她二十多歲，非但懂得攝影、精通語文如日文、韓文，還在當地參與太鼓的表演、在關西的大學課堂幫忙，可算是個多才多藝的人。身為一個平凡又普通的香港人，在那三箇月中，我一直在想：到底是她特別出眾？還是愛沙尼亞的人都是這般本領多多？抱著這個疑問的我在這場愛沙尼亞之旅終於找到了答案。

文：Candy @ 求同傳義 · 愛沙尼亞社會創新 2.0 之旅



愛沙尼亞的學生在完成基礎教育之後可以選擇入讀以升學為本的 Upper Secondary Schools 或是提供職業教育的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和香港的學生在完成初中後會繼續高中一樣，大部分的愛沙尼亞學生皆以繼續升學的 Upper Secondary Schools 為目標。

但有一點不同，這裡的學生不會為了學業而不斷地上補習課、犧牲休閒時間。我訪問過一位第九年級的學生 Sten Marcus Malva，他說在空餘時他會學習鋼琴、意大利文和編寫程式，而非去補習令他覺得困難的俄羅斯文。我想這就是我朋友多才多藝的原因了，愛沙尼亞人會把時間花在自己的興趣上，或是學習新的事物，而不會沒日沒夜的補習，只為成績表上的一個 A。

若然是沒有升學的意願，可以按自己的興趣選擇升讀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說是按自己的興趣是因為這裡的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沒有特別的入學條件，只要你想入讀便可選擇自己心儀的學科。除了會和歐盟的大小機構合作，為自己學生提供實在的學習機會外，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還要求學生修讀語言學科，如英文、俄羅斯文或德文，為他們日後投身職場作好準備，即使是離開愛沙尼亞，前往歐盟其他國家工作，溝通也沒問題。

完成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的學生當然可以選擇工作。但若是想入讀大學的話，可以重新入讀 Upper Secondary Schools 繼續學業。雖然這樣的升學路比原來的要花多三年時光，但沃魯的一名副市長說：「別怕孩子走冤枉路」，因為人只有試過不同的事物才能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人生路。平步青雲固然令人心生嚮往，但不是誰都有能力踏上青雲路，青雲路也不是適合於所有人。其實，花多一點時間不過是給自己一個機會，為自己的人生路找一個新的可能。

近年香港的父母在培養孩子要「贏在起跑線」，更甚是要「贏在射精前」。為了讓自己的小孩比別人的更出色，為了讓自己的小孩日後可以一躍龍門，香港的父母會為子女安排多項的興趣班和補習班，令小朋友不止沒有足夠自由活動和遊戲時間，學業的壓力更重得讓他們喘不過氣來。

但是，人生不是一場只有一次的一百米賽跑，反而像是一場漫長的馬拉松。亮眼的成績在愛沙尼亞好像不太重要。借這裡的小學校長的一句話，「問問學生的家長，每天有誰給他們分數？」分數或許是求學時的一個參考，但絕非判斷我們人生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相對我們只想「贏在起跑線」而言，愛沙尼亞人更懂得享受跑馬拉松的樂趣：即使起步沒有別人快，難道不能迎頭趕上？即使是跌倒過、失敗過，站起來還不是可以重新向終點奔跑？繞一下遠路，享受人生路上明媚風光，終點還是會在原位等你，待你完成只屬於你的賽事！



空間和機會

「他們學習用這些機器做木工沒什麼危險，因為人生本來就充滿著危險。」愛沙尼亞南部一家小學的校長從容不迫地說。

文：Kathy @ 求同傳義 · 愛沙尼亞社會創新 2.0 之旅



那天跟隨校長參觀木工室時，我們無一不對課室的機器和利器感到驚訝。要是發生在香港，家長應該會責怪老師有機會讓小孩發生意外了。我們的教育是進步還是倒退呢？不讓小孩承受風雨卻讓他們身陷囹圄。

每次在歐洲看到山中隨意走動的小孩們，總羨慕他們能經常在最自由的學習環境中成長。短短在愛沙尼亞考察幾天裡，看到那兒的小孩從小便隨父母野外學習求生技能，在日常中依舊無礙地享受著嬉戲的時光，也體驗過跌倒的痛楚。我就想起長於香港的我們，某部分香港小孩都是被過分保護和溺愛，時間表總是被功課和各類興趣班塞滿，連小孩最基本也很重要的自由玩樂和放空的時間也被剝削掉。究竟香港的小孩花了多少時間在學習上，卻犧牲了體驗和無憂無慮地成長？究竟我們和他們的教學方式會如何導致長大後之差異？

「這樣做不會覺得在浪費時間嗎？」團中一員問道。

「我們寧願小孩花幾年時間去探索自己的人生想要甚麼，總比花一輩子走一條不合適而硬撐的路好。」市長在介紹教育制度時從容地笑著說。

愛沙尼亞的大學生萬一發現自己所選的學科跟自己期望有所落差時，都可以中途轉換其他感興趣的學科，像一個短期實驗，讓他們體驗不同學習的領域。而大部分學生除了就讀基本學校外還會在課餘時上興趣學校，使他們擁有超過三百多種有質素的運動項目、藝術、音樂、舞蹈、外語、戲劇等學習機會。相反，香港的教育制度從小就沒有鼓勵我們思考「想要成為怎樣的人」這一道題目。只是鼓勵我們盲目追隨一條配合社會規則、擁有一份安穩的工作、生活無憂的路走下去。加上香港教育制度視讀書為求應付考試，欠缺尋找自我身分、追求知識的行為。最後演變成每個人也是一部考試機器，趨向社會單一化現象。

對於年輕一代來說，愛沙尼亞便具備了發展潛能的可能性。不論是參觀各類設計公司或本地手工藝市集，如一座以古舊教堂為基地的賀卡設計工場，員工從造紙術、西洋書法、活版印刷等都一絲不苟地向我們呈現出來。製成品既細膩又溫暖，藝術性和觸感都極好。那裡的本地農作物市場有三分一都賣有機食物，但他們從不標榜那些有機無機，也不會像香港乘機加價或可能根本不是有機。這裡好像什麼都不是商機，只是人與人之間那種簡單直接的關係。愛沙尼亞其中一件教曉我的事—只要你對生活有透徹的瞭解，便會明白到我們生以為人都該持有的一份堅持和尊重。

隊員點評：

Gladies @ 求同傳義 · 愛沙尼亞社會創新 2.0 之旅

政府對教育的重視，令學生從小就享受豐富的教學資源。即使是一間普通的地區公立小學，都設置大型健身室和木工室等，十歲已經可以走入木工室，拿起大型刀鋸設計自己的書桌，學生的創意和獨立就是在老師的信任下慢慢培育。另外，除了一至五的課堂外，政府更大力鼓勵課後出席興趣班，在愛沙尼亞，78% 的學生都會在課後去上不同的興趣小組。

在我們嘖嘖稱奇之際，小學校長更自信的道出：「學生來這兒，絕對不是求分數。」此言絕不虛假，香港流行的精英班、資優班等等把學生分成不同高低等級的制度，在愛沙尼亞絕對無處可尋。相比起分數，政府更著重的，是培育一個擁有多元思維，具創意和批判能力的學生。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拔萃的定義，來到愛沙尼亞，卻發現另一番見解。✍



感受愛沙尼亞人的綠色自然生活

「放工之後做咩？」，「星期日有咩好玩？」，勞碌的香港人，工作過後可能你會選擇留在家中補補眠充充電，但同時有很多人總會「玩到盡」。在很多曾經居於歐洲的香港人心中，外國的生活總是枯燥無味，特別在一些遠離市中心的地方，人跡罕至，沒有「生活」可言。在愛沙尼亞人的心中，又是否如此？

文：Marcus @ 求同傳義 · 愛沙尼亞社會創新 2.0 之旅

在愛沙尼亞市區駕駛一段路程，便可到達位處鄉郊的生態農場，這正是很多愛沙尼亞人民度假和避靜的勝地。一般在香港我們聽到的「生態農場」，總會想起在新界東北正在消失的本地有機農場，或者近年興起一些專門招待本地假日旅行團，可以餵羊及作小手工的農莊。在愛沙尼亞市郊及鄉郊地段也有不少「生態農場」，服務本地居民或鄰近國家的人為主。農場間中提供一般遊樂或消閒的設施，例如是冬季用得著的滑雪設施。然而，當地生態農場的精髓卻不在此。

「我們經營這個農場，就是渴望與人分享簡單的生活。沒錯，生活是可以很簡單！」Margit Utsal 和她丈夫於 23 年前建立了家庭式的 Vaskna 旅遊生態農場，提供三十人的住宿設施，並供住客提供自家地道美食。生態農場裡沒有我們期待的遊樂設施，只有數塊雪橇板、燒烤爐和愛沙尼亞必備的桑拿設備。可是農場的自然環境卻滿佈驚喜！農場背靠森林，面臨湖畔，夏季既可到森林採摘士多啤梨，也可到湖裡暢泳。小編雖於冬季到訪，卻已被當地的湖畔風光深深吸引。

Vaskna 旅遊生態農場不單招待各方遊客，也為公司和各機構服務，提供講座和會議的場地，短則逗留兩三天，長則可住上數個星期。或許你會問，愛沙尼亞地多人少，人們已有很多機會接觸大自然，為何仍把握機會到自然地方？「愛沙尼亞人很愛自然，自然是我們的精神支柱，一個冥想的好地方。」Margit 解釋，愛沙尼亞人很享受假日回鄉探望祖父母的時間，大自然就是工作乏力的「尿袋」，為生命充充電。

「你快樂過生活 我拼命去生存」一首近年的廣東歌《高山低谷》，喚醒了很多香港人的心靈。在愛沙尼亞人的生命裡，生活和生存是沒有區別的。或許「土地問題」不存在於愛沙尼亞是令愛沙尼亞人享受生活的其中一個原因，但小編相信，愛沙尼亞人知足常樂，樂於自然，方是他們懂得快樂生活的秘方。



享受綠色自然生活小貼士 — 請相信「信」！

旅行時總渴望把所有東西托付他人，沉醉於自己的悠閒世界裡。往往不幸的是旅行途中卻佈滿種種危機，因金錢利益等問題處處提防，未能全然享受。問題的核心往往出於「信」，例如是我們不信任當地人真誠的款待，倒過來，也是當地人不信任遊客對當地文化的尊重。然而，對愛沙尼亞鄉郊生態農場的主人來說，「信」就是他們的核心價值，遊客本身就是他們的尊貴財寶。

Aigar Piho 於 Võru 開設了 Kiidi 旅遊生態農場，帶領世界各地遊客認識愛沙尼亞自然的一面，小編有幸在此過夜，與 Aigar 交流生活。「我們人類都用不著鎖，只有農場動物才用得著鎖」，當小編向農場主人問到何時分發房間鑰匙，得來這樣的答案。主人解釋，他們與鄰居的房子都沒有鎖上，財產物資也不介意共同分享，對各到訪遊客也一視同仁。小編與 Aigar 只有剛剛的碰面，卻得來完全的信任，這是在今天生活在香港社會的我們不能理解到的。的確，鎖本身就是不信任文化底下的產物。在某些國度，沒有鎖的世界可能與姦淫擄掠畫上等號，然而在愛沙尼亞的鄉郊，沒有鎖的世界就是讓你坦然放下不信任的枷鎖，感受真正無憂無慮的安靜，悠然自得。

這般不用努力贏回來的信任，我們還得要花更多心力學習。但要學習真正的休息和安靜，不妨來到愛沙尼亞，同時感受當地人對信任的珍重，透過信任創造富足、活力與快樂。✌

愛沙尼亞傳統 芬蘭煙薰式桑拿浴記

「幾天不洗桑拿浴，皮膚好像不會呼吸了。」農場主人女兒說道。經過漫長的一天，沒有比在桑拿浴場用蜂蜜包裹著身體，放鬆地坐在被白樺木薰香的溫熱房間，細味著身心靈片刻的寧靜，更好的經驗。

文：Rasy Siu@ 義遊

對愛沙尼亞人來說，桑拿浴好比德國人的「Salz und Öl」，是生活不能缺少的元素。更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出煙薰式桑拿體驗是來愛沙尼亞旅行必做的項目，沒有到過桑拿浴場，等於沒來過愛沙尼亞一樣。那到底什麼是傳統芬蘭煙薰式桑拿浴？

傳統芬蘭煙薰式桑拿浴正宗洗法，一共分三個循環。

首先，坐在已預熱的桑拿房，大概 5 至 10 分鐘，溫暖身體和四肢，當你聽到心跳比平常快一倍，代表已準備接下來的挑戰。然後，赤腳走在雪地上，你可以選擇一絲不掛地跳進冰冷的湖水內或赤身在雪地裡的打滾，用以刺激血液循環。大部分人會傾向後者，可卻忘了水低於零度以下才凝結成雪。第二個循環，回到桑拿房，感到溫熱的空氣把刺骨的寒氣從骨頭，經毛孔一點點地驅散。這時，把桑拿專用的蜂蜜塗滿身體，滋潤乾燥已久的皮膚和心靈。待大概 5 至 10 分鐘後，你可以選擇再跳進冰湖或到隔壁浴室，沖洗身上的蜜糖，過程不用塗沐浴乳。口渴了，可飲香草茶補充水份。第三個循環，回到桑拿房，享受著最後的寧靜。擦乾身體，穿回衣服，再次走進煩瑣的生活。

許多人問道「洗煙薰式桑拿浴需要赤身裸體嗎？」根據愛沙尼亞的文化，答案是必須的。愛沙尼亞人相信，脫下華麗的衣裳、昂貴的配飾，擦掉精緻的妝容，那時，沒有了階級、身份、職業的差別，人回到最原始的樣貌。而且處在五十度高溫下，大腦思考緩慢，心理防禦機制也降了下來，人變得誠實，容易大膽地表示心裡最真實的想法。有見及此，桑拿浴場也成為許多公司談生意的場所。除了談生意衝業績，也是家人相聚，朋友聚會，情侶談心的首選去處。

愛沙尼亞人對桑拿浴質素要求很高，盡可能用以油分較多的白樺木



Photo by Jordi Escuer on Flickr

作燃料，而且會在木炭裡滴入針對家人的需要，配以不同功效的精油。他們熱愛桑拿浴，城裡，有公共桑拿浴場；城外，幾乎每一個夏天的小屋、溫泉和鄉村小屋，都建立大小不一的私人浴場。

常用芬蘭式桑拿浴，除可以促進血液循環、排毒、減壓、減重外，也是體驗本土文化的好去處。有機會來愛沙尼亞，千萬不要錯過傳統芬蘭煙薰式桑拿浴。✎

以人為本的城市願景

"We are not very rich, but we live very well."

在愛沙尼亞南部的小鎮 Voru，人口只有萬多人，人均收入每月大約是 840 歐羅左右，以歐盟的標準來說不算高，但正如他們的鎮長所說，他們物質生活不富裕，但過得快樂，心中富有。而在當地的城市規劃當中，他們一共有 14 個主要的政策範疇，覆蓋家庭、教育、青少年發展、經濟發展等不同的面向，當中著墨最多的，竟然不是經濟發展，而是 Family Policy，著重於怎樣提高當地家庭的生活質素，也著重於城市的設計如何能夠滿足居民的需要，讓他們有足夠的空間，讓他們過得快樂。

文：Daneil @ 義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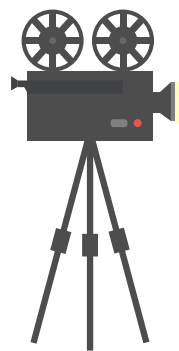
他們的經驗，讓我反思到一個好的城市，不單單需要硬性的規劃。即使有了方便的交通、寬敞的綠地、豐富多樣的文化空間，其實都不及當地的人過得快樂重要。沒有市民就沒有城市，市民不僅是住在城市裡的居民，他們還以某種自由選擇的方式生活其中。所以一個以人為本的城市規劃方向尤為重要。

一個以人為本的城市，「人氣」十分重要。怎樣為之「人氣」呢？這裡說的並不是受歡迎的程度，而是人與人交流的氛圍。在愛沙尼亞這個南部小鎮裡面，人氣就非常足夠。在首都工作的人，有時候放假會回到鄉鎮裡面休息，與朋友一起焗桑拿，喝點酒，吃點甜點，聊聊天，這樣就是一個假期。

當地人也喜歡以舞會友，早前義遊舉辦了「求同·傳義 @ 愛沙尼亞－社會創新 2.0 探索之旅」的活動，從活動片段當中，我就看到這班年輕人走進了當地的農莊體驗，也有學習當地的特色舞蹈，與當地人交朋友。

「下星期你們走了，我一班大學同學會從各地甚至外國來我這個農莊聚會，廿幾年了，我們每年這個時候都會在這聚首一齊。」

一個城市的「人氣」，莫過於這種深切的交流互動。而近年香港也多了一些關於智慧城市的討論，政府也開展了智慧城市藍圖的顧問研究，而我就認為，要推動一個智慧城市的發展，我們並不能單單看重如何以數碼基礎設施、開放數據共享為主要探討的題目，最重要的，是怎樣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和快樂指數，有一個以人為本的城市願景。✎



電影場景裡 的美麗與哀愁



初冬的塔林，遍地白雪，天空灰暗無色。下午五時已開始是黑夜時分，極像愛沙尼亞籍導演 Elmo Nüganen 執導的《1944》情景一樣。愛沙尼亞向來給予人的印象大多是夾於納粹德國與前蘇聯之間的悲慘小國，與電影中描述戰火連連、既沉重又黑暗的世界或有被相近歷史洗禮的波蘭都不謀而合。記得在看《The Singing Revolution》時，農場主人說：「我是愛沙尼亞人，但是我有很多俄羅斯朋友……」，第一次感受到音樂如何將人串聯在一起。

文：Kathy @ 求同傳義 · 愛沙尼亞社會創新 2.0 之旅

談到愛沙尼亞的電影業歷史，在前蘇聯時期，這兒沒有電影文化，而這也不是政府推行的政策和焦點。雖然其電影業歷史比歐美國家相對為短，卻擁有一些大師級作品。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人們因缺錢而逐漸對本土電影文化變得一知半解，亦已遺忘進影院看電影是種消閒娛樂。

波蘭名導演奇斯洛夫斯基（Kielowski）曾在 1994 年說過：「電影已經失去它的重要性。在六十至八十年代初，電影有它的價值。因為當時大家都反對極權制度，即使是在電影接受嚴格審查年代，我們說的故事大眾都很容易理解。現在觀眾已經不知道自己要看甚麼，我們拍電影的也不知道自己想要說甚麼了。」

十一月初，剛好正舉行北歐地區第一個也是最小的國際影展－黑夜電影節（PÖFF）。

PÖFF 成立於 1997 年，影展最初旨在給當地人認識業界的工作，支持本地創作，但對於如何讓大眾認識電影是最大的挑戰。他們認為影展是最具互動性的交流平台，而電影是一個最強大的說故事媒介。有甚麼方式比電影來打開大眾的眼睛更好？不僅是藝術享受，而是另一個國家的地方社會學。他們希望讓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工作者展開作品分享和對話，從歷史、音樂、文化等故事，讓愛沙尼亞觀眾和國際遊客都更好地了解各國不同環境文化的發展和創作。簡單來說，讓下一代可以了解當中的社會意義和美學，吸收這些體驗和養分，他們或許會明白甚麼是最適合自己居住的生活環境。

縱觀愛沙尼亞的創作基礎大多源自民族本身的歷史背景、真正以生活、以人為本，充滿暖意，也提出各種反思。每一套電影都是一個獨立的生活故事。我想 PÖFF 想分享的，是帶領我們回歸生活的細節和本質，審視自己的生命，演繹一部讓自己不會想半途離場，直到結局都覺得精彩的電影。愛沙尼亞人的氣質是甚麼？在他們的電影裡，也許每個觀眾也會有自己的體會。在充斥著迎合大眾口味的歐美電影圈裡，愛沙尼亞確實是另一個值得細嚼的電影新國度。✍️





認識愛沙尼亞的前世今生

處於當今瞬息萬變的年代，對於個人的前景、香港的未來、世界的走向，都深深體會到一份迷惘。機緣巧合之下，看到愛沙尼亞工作營的海報，當時的我壓根兒對這個地方毫無概念，後來在網絡上搜到幾篇文章，描述這東歐小國科技發展昌盛，初創氣氛濃厚，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下，經濟依然保持高增長率，更有望於未來三十年與北歐國家平起平坐，這不禁讓我嘖嘖稱奇。於是一個充滿迷惘的少年，偶遇了 15 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帶著心中無限的疑問，去揭開愛沙尼亞這神秘國度的面紗。

文：Ivan @ 求同傳義 · 愛沙尼亞社會創新 2.0 之旅



愛沙尼亞的歷史：以歌聲哭倒長城

愛沙尼亞屬於東歐國家，為波羅的海三小國之一，毗鄰拉脫維亞、俄羅斯和芬蘭。然而愛沙尼亞的地理位置極其戰略價值，一直是歐洲列強的兵家必爭之地，所以在古代歷史中，她先後被丹麥、瑞典、波蘭、俄羅斯所兼併。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愛沙尼亞人於 1918 年 11 月 28 日伺機宣布獨立，這是歷史上愛沙尼亞人首次建立屬於自己的主權國家。

然而歷史卻跟愛沙尼亞人開了個玩笑，當人人以為久旱逢甘露，從此能夠呼吸獨立自由的空氣，採摘經濟自主的果實時，這場甘雨大約降了二十多年就停了。愛沙尼亞不久又成為納粹德國和蘇聯野心家政治博奕的犧牲品。1939 年 8 月 23 日，希特拉與史太林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並秘密協議將東歐領土瓜分，按條款愛沙尼亞將劃入蘇聯的範圍。蘇聯紅軍於 1940 年 1 月完全佔領愛沙尼亞，社會精英及全體政府官員遭到屠殺，人民被抓往西伯利亞的集中營，七萬人民亦不惜一切代價逃往海外，即使後來德軍曾一度佔領愛沙尼亞，但愛沙尼亞也無法改變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的命運。

在蘇聯治下這人人自危，前路坎坷的日子，歌聲——成為愛沙尼亞人抗爭的武器。愛沙尼亞人擁有自己的語言，在過去亦累積了相當海量的民謠，反映他們對歌唱的熱情。自十九世紀開始，愛沙尼亞每五年都會舉行大型歌謠祭，全國成千上萬的群眾都千里迢迢前往參加，場面震撼。然而蘇聯統治以後，宣傳部官員強逼民眾在節日中唱頌有關共產主義及史太林的歌曲。當時指揮家古斯他夫便將詩人柯依都拉的詩句〈斯我故土〉重新編成一首愛沙尼亞語歌曲，以歌頌這個節日的偉大，而這歌曲卻意外地通過蘇聯 KGB 審查，亦成為愛沙尼亞人唱給自己鄉土的神曲，讓他們卻時刻提醒他們毋忘自己的國家民族身分。

直至 1985 年蘇聯的戈巴喬夫掌權上台執政，並冀望透過開放言論自由以挽救千瘡百孔的政權，久活於陰霾之下的愛沙尼亞人彷彿看到未來的曙光。愛沙尼亞人民開始就環保議題發起示威，繼而再進一步地就蘇聯非法佔領愛沙尼亞為題發起一連串社會運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參與的群眾一次比一次多，由數千人、數萬人、到數十萬人；而活動亦一次比一次激進，由

演講、唱〈斯我故土〉、揮動愛沙尼亞國旗、到主張獨立。愛沙尼亞人此時此刻已經結合成為命運共同體。縱使各人的立場和主張不一，仍然堅持手牽手，以和平、理性、微笑和歌聲，展開這場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

1988 年，愛沙尼亞最高國會為平息民憤，便立法容許國內的蘇聯人參與總統選舉，更宣布愛沙尼亞語是唯一官方語言，及愛沙尼亞三色國旗才是唯一國旗，盛怒的戈巴喬夫拒不承認愛沙尼亞的自主權，並威脅違反蘇聯憲法者將判處十年有期徒刑。面對政權的恫嚇，愛沙尼亞人非但沒有畏縮，更於 1989 年蘇德密約五十周年紀念日那天，聯同鄰國拉脫維亞、立陶宛人民手牽着手，連成一條跨越三國國境的人鏈（Baltic Way），正式向蘇聯政權說不。同年，愛沙尼亞獨立派於全國發起「愛沙尼亞共和國公民登記運動」，這場運動蘊含着獨立公投的象徵意義，而短短一個月就已經有八十六萬民眾登記成為公民，更於 1990 年投票選出議員組成愛沙尼亞臨時國會，以否定蘇聯政權的合法性。

1990 年 5 月，愛沙尼亞最高國會諷刺地宣布蘇聯的鐮刀鐵錘旗為違禁品，不准公開展示，這觸發大規模的反獨立示威遊行。居愛沙尼亞的俄裔居民（自 1940 年代以蘇聯勞工身份湧入，並佔全國人口四成）成為這場示威行動的主體，他們不能接受愛沙尼亞人 DQ 他們的國籍和權利，於是他們組織「國際陣線」（Interfront）包圍政府大樓，以暴力手段衝破大門，將懸掛在高處的愛沙尼亞國旗扯破，並挾持大樓內的公務員。時任總理薩維薩爾（Edgar Savisaar）透過電台廣播向民呼救，之後短短數分鐘就有成千上萬的群眾湧到政府大樓，國際陣線的暴徒被愛沙尼亞人重重反包圍，動彈不得，暴力衝突幾乎一觸即發。但此時的愛沙尼亞人卻主動讓出道路，有如驚弓之鳥的暴徒亦迅速撤離，從中亦反映出愛沙尼亞人冷靜沉着、和而不同的高尚精神。

1991 年，面對東歐各國此起彼落，勢不可擋的獨立思潮，蘇聯政府亦束手無策，於是戈巴喬夫嘗試改組蘇聯的組織架構，將原隸屬於蘇聯的衛星共和國聯邦，轉型為各自為政的獨立共和國邦聯，無奈此舉卻觸動黨內保守派的不滿，以致保守派於 8 月 19 日發動軍事政變（史

稱「八一九政變」)推翻戈巴喬夫為首的政府，並下令蘇聯特種部隊不分晝夜駛往愛沙尼亞，鎮壓所有主張獨立的反動分子。

一輛輛坦克車踏進愛沙尼亞國境，勾勒出人民昔日慘痛的回憶，為免重蹈歷史的覆轍，手無寸鐵的愛沙尼亞人都力挽狂瀾，將卡車停泊在主要建築物周圍作為路障，又手牽手築成人牆，以信念抵擋來勢洶洶的蘇軍。愛沙尼亞最高國會各黨派在此危急存亡之秋，為兌現昔日向愛沙尼亞人的承諾，都放下歧見，達成共識，並於8月19日晚上通過《獨立法案》宣佈獨立，建立屬於愛沙尼亞人的國家。8月20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公開責難政變集團的叛亂行為，並宣布俄羅斯脫離蘇聯獨立，愛沙尼亞的蘇軍收到莫斯科的消息後亦奉命撤離。蘇聯正式解體，原屬蘇聯的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布獨立。此時此刻，愛沙尼亞人可說是守得雲開見月明，終於能夠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愛沙尼亞的今生：以科創趕上潮流

愛沙尼亞，在留意到義遊工作營的海報之前，我壓根兒對這個地方毫無概念。後來於網絡上搜到幾篇文章，莫不描述這東歐小國科技發展昌盛，初創氣氛濃厚，經濟增長迅速，而幾乎所有論者都會將所有成果歸功於電子系統——E-Estonia。於是小編抵達首都塔林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 E-Estonia 的展示室 Showroom，揭開這愛沙尼亞經濟引擎的神秘面紗。

走上「科技救國」的道路

愛沙尼亞人口稀少，土地貧瘠，資源匱乏，加上全年有一半時間都在落雪，所以不利於經濟生產，也不方便居民生活。從蘇聯獨立出來以後，愛沙尼亞頓失經濟依靠，經歷一段痛苦的衰退期，也出現人才的外流，國家應該何去何從成為當務之急的問題。

一河之隔的芬蘭，似乎為愛沙尼亞提供了標準答案。在蘇聯統治下，愛沙尼亞人間中會接收到對岸媒體的訊號，對於芬蘭的民主、經濟、文化都是耳濡目染，嚮往非常。九十年代，芬蘭就是制定鼓勵外國投資的政策，並大力推動無線電通訊的發展，孕育了當時全球最大手機製造商諾基亞，帶動整個芬蘭經濟欣欣向榮。"Finding the Estonia





Nokia”——愛沙尼亞前總統 Lennart Meri 這句話，點出愛沙尼亞欲仿效芬蘭，發展科技產業以挽救國家風雨飄搖的經濟。

E-Estonia：科技發展的基礎建設

汽車的發明，也要政府修橋築路，制定法規，方能繼續發展。科技的創新，同樣需要政府發展基建，予以鼓勵，方能蓬勃起來。愛沙尼亞政府為推動科技產業的發展，規定七歲的小孩必須學習編寫程式碼，及降低企業所得稅至 0%，為愛沙尼亞科創產業提供人才及外資。但不得不提的就是 E-Estonia，一個使國家走上全面電子化的基礎建設。

E-Estonia 是一個完整的大系統，利用 X-Road 技術連接各式各樣橫跨公營及私營領域的小系統，為愛沙尼亞人提供處理日常的電子服務。運作原理是每位居民都有一張智能身分證，而內裡則置有個人電子簽名，確認使用者身分。就公共層面而言，愛沙尼亞公民早在 2005 年利用 I-Voting 系統進行總統及國會選舉投票，民眾又會使用 e-Tax Board 繳交稅款、e-Land Registry 進行土地登記和轉讓、Population Registry 辦理人口登記、結婚及離婚手續。醫生會使用 e-Health system 及 e-Prescription 為病人紀錄病歷和處方藥物，而家長也會使用 e-School 檢示孩子在課堂的表現和是日的功課，這些功能反映 E-Estonia 使國家全盤數碼化，為居民省卻辦理手續及外出排隊的時間，也為國家節省聘用職員的成本。

就私營層面而言，E-Estonia 也致力為愛沙尼亞商業活動提供便利。例如剛提及的電子簽名功能，公司之間簽署合同都能夠在網上辦妥，節省中介的律師手續費，亦方便經常在國外工作的朋友。另外也要介紹 e-Business Register 系統，只需要 18 分鐘就可以進行公司註冊，是全球開辦公司最快的國家，而且公司要尋找合作伙伴的話，透過這公開透明的平台可以將大小商業及非牟利機構的資料一覽無遺，包括財務狀況、董事會成員及與其他機構的連繫等等。出入口貿易也有 e-Customs 連接商人與稅務局和海關，商人可以進行線上申報，電腦會自動計算出應報稅額，只要上網查核即可，加上有自動化除錯系統，撇除多付稅款的情況。而為了吸引外資，E-Estonia 也設有 e-Residency 開放給外國人，只需要提交護照資料就可以在線上登記，以後就可以在當地開設公司、開辦銀行戶口及轉帳、簽署合約及文件等等，打破疆域界限，其中申請者多來自芬蘭、俄羅斯和美國，為愛沙尼亞科創企業尋找合作夥伴和吸納資金提供主要對象。

E-Estonia：成功背後的密碼

愛沙尼亞政府的戰略方針，成功使國家由獨立初期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變成今時今日高端科技公司密集的地方，國家經濟因此成功轉型。2014 年，國家人均 GDP 已達到 118,880 港元，平均經濟增長率達 4%，當中資訊科技產業更佔全國 GDP 的 68.2%，而單這一年成立的初創企業就有一萬八千家。Skype、Hotmail、Jobbatical、Pipedrive 等國際知名的程式都是在愛沙尼亞起家。《經濟學人》甚至評論愛沙尼亞是「科技領域的世界領袖」。

但是在愛沙尼亞推行全面電子化同時，身為香港人的小編不禁要問一個老問題，我們的個人私隱得到保障嗎？E-Estonia 的創辦人 Indrek Onnilk 解答了我們的疑問。

Onnilk 指出 E-Estonia 系統是為了方便本國居民及吸引海外投資者而設，所以他們特別重視信譽，只要稍有不當作業就會妨礙 E-Estonia 向世界推廣數碼生活。況且 Onnilk 認為，資料的擁有者是市民本身，他們只是平台服務的提供者，所以他們沒有權力去出售使用者的資料予商業機構，政府也不容許他們這樣做。

而使用者本身都能夠監察有誰查閱過他們的資料。正是因 E-Estonia 成立至今秉持這個信念，才能揚威海外，製造龐大經濟效益。

對於高度電子化的國家，萬一數據庫受到攻擊，就容易陷入全國癱瘓的危機。Onnilk 指網絡安全自 2007 年愛沙尼亞因遷拆塔林市的蘇聯紅軍紀念碑而受到俄羅斯黑客攻擊後，已提升至國家安全級別。政府此後成立部門協調不同網絡安全委員會工作、與民間組織共同合作，以及與其他國家及北約組織交換情報，去保護系統的安全性。而 E-Estonia 本身亦設置後備資料庫及與信譽良好的電訊商合作，絕對不容許系統受到外界攻陷。相信這解釋為甚麼國內外都對 E-Estonia 推崇備至，甚至沒有使用者會擔心個人私隱問題。

香港發展科技創新的困境

特首梁振英明白香港經濟產業單一化及漸與世界經濟發展趨勢脫節的問題，所以任內亦積極推動科技產業的發展，例如設立創新科技局，但換來的是排山倒海的質疑，認為這是浪費公帑及政治酬庸的舉動，及社會各界對科技創新發展的冷淡，導致成效不彰。

其實社會的質疑不難理解，正所謂民無信則不立，電訊商及應用軟件出售使用者個人資料予商業機構的事情屢見不鮮，政府對保障個人私隱的重視不足。然而科技發展及普及，往往需要在個人私隱、公共空間及商業活動間取得清晰的界線，無奈香港對此未有鮮明的概念，使市民對於科技應用方面有所卻步。

況且政策的推行，社會各界未見其利，往往只會先見其弊，梁振英先生推行科技發展寸步維艱，正正是香港市民覺得科技發展是一件相當「離地」的事情，認為這是有利於少數有創意概念及懂得科技的從業者，與社會大眾無關痛癢。愛沙尼亞深諳此道，所以在促進科技創新發展前，首先是讓科技走進大眾，讓他們感受到科技創新對生活的改善，自然令到群眾支持國家的經濟政策，同意科技是必需品而非可有可無，也鼓勵更多年輕人創立初創企業發揮創意。所以香港政府要發展創新科技，就是要先解決市民的隱憂及讓科技生活化，否則有再崇高的目標也只是徒然。✎





義遊作為 一種跨文化教育

國際義工服務，其實是起源自歐洲，目的是推廣世界和平。一次大戰後，一名瑞士人 Pierre 思考人類為何自相殘殺，他認為是民族主義、敵我分明導致的，他於是邀請一班法德青年，來到一片頹垣敗瓦的法國邊境小鎮一起進行重建工作，期間互相認識，傳遞互諒互讓，和平相處的訊息。自此出現了「義工營」這類非正式的教育模式，其後慢慢傳入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

目前六成的「義工營」依然在歐洲進行，後來歐盟更鼓勵兼資助年青人到落後地區進行一年的義工服務 (EVS)，目的依然是希望擴闊義工的視野，提升他們的獨立及思考能力。這些歐洲機構都明白義工不是專業人士，幫忙有限，學習多於付出，所以時刻提醒義工不應該為自己套上光環，不要以「高高在上」的眼光看待服務地區，要多聆聽多觀察，避免好心做壞事。不能否認的是，服務本身未必帶來即時效果及幫助，但義工往往會在過程受啟蒙，改變一生。✎

請客一檢准由下列入境
Visa - Permitted to remain
for days from date of
entry shown below

HONG
960
ON
097

P. L. & R.
STAGE
ID
No. 8930

AIR MAIL
8
3

16 DEC 1963
DEPARTED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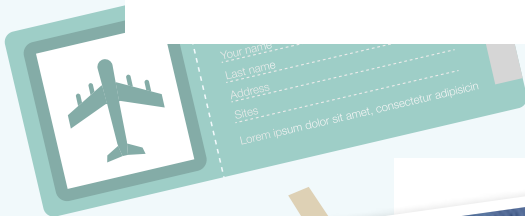
— BEHIND — THE SCENE

////////////////////



IVAN

愛沙尼亞科技享譽全球，但當地人的生活卻是非常簡樸，平日裏都是翻翻書及與家人朋友搞個桑拿派對，可見他們更加重視的是個人修養及人際關係。所以他們才有前瞻性發展經濟，而且能夠研發出人性化的技術和產品。



KAT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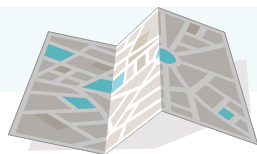
當視野如味蕾般被開啟某塊後，那種亟欲再度填滿它的慾望便會遲遲不走。那些年在歐洲的衝擊令我明白到香港這個號稱「國際大都會」的地方，從來關心的議題一直都不太「國際」。

去愛沙尼亞本是個唐突的決定，短短十日從小學校長、市長、一個因厭倦城市生活到郊區開文青 Cafe (Suur Muna, 暫時人生中去過最酷的 Cafe) 的 City planner、在愛沙尼亞工作的香港人等身上得知他們的教育、政治、電影、藝術文化、e-Residency、家庭觀這都令我大開眼界，這裡沒有人會刻意想從對方身上獲取甚麼好處而是想著大家如何互助互惠，像 family tree 一樣，包括政府的高透明度。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It isn't easy, but possible.



TY

在農莊和古城，常常都想要找到在網上看過的風景，卻怎麼都找不着。因為刻意追求「說好的」（期待的）美麗景色，即使身在其中，眼前的一切總有點失色。翻看照片，那些風景就在眼前一縷縷的飄過，放下尋找的心思，其實走過的地方都很美，只差當下的心態。



HOI SHAN

11 月份的愛沙尼亞下著紛紛大雪，白色成為當地的主調色。對比起香港的五光十色，到處都只是雪白一片的愛沙尼亞看起來好像有點單調乏味。的確，愛沙尼亞不像香港般有著便利的建設和多樣的娛樂，在愛沙尼亞的生活其實好簡單，到酒吧喝喝酒跳跳舞，晚上和農場主人焗桑拿聊聊天。他們人均收入不高，可是他們尊重人的職業和選擇，健全的福利制度使當地人民不用為生活感到憂慮，他們面對人時少了一份計算，多了一份隨心和真誠。他們只是與我們分享對他們來說尋常不過的生活日常。但其實也不必討好別人而變得裝模作樣，這片白正是最簡單，最自由，最耐看的色調。

JULIET

愛沙尼亞帶給我有點烏托邦的感覺，與香港雜亂無章的境況對比，那裏大概算得上是清泉。最令我深切體會的是當地人那種具國際視野的本土意識，尤其值得世界學習。十多天的時間，我亦為著同行有十多個合意的旅伴而感到欣喜，要遇上聊得來的朋友從來不簡單，碰上了也就要好好珍惜。謝謝你們！



MARCUS

從 1991 年成立以來，高速增長的經濟使愛沙尼亞這寂寂無名的蘇聯社會成為「波羅的海之虎」。這位只比我大上一歲的年輕國家之所以成功，必然有背後種種故事。很高興在這旅程中，能從政治、環境、教育和更多不同的角度親身了解這個國家成功的奧秘。



PASSPORT





如欲了解更多，
可瀏覽義遊網頁。